

重回故事开始的时候

——《秋疯》后记

□ 苏虹



《秋疯》，苏虹著，作家出版社，2024年4月

2001年11月，一个百无聊赖的秋日下午，我做了两件事。先是到上海红十字会报名捐赠骨髓。抽完血并办好相关手续后，工作人员告诉我，还可以做得彻底一点，个人支付化验等费用。

我照办了，没用公费。那天回去的路上，秋风裹着落叶，窸窸窣窣，飘飘洒洒，不由得让人心生感叹。到家后，我打开了电脑，开始写作已酝酿了一段时间的小说，并取名为“秋疯”。此后，写了删、删了写，写了再删、删了再写，反反复复，断断续续，这一拖竟然就是20多年。

尽管这个过程很漫长，但我从未想到过放弃。回想起来，这份坚守应该缘于学生时代对文学的那份兴趣。20世纪70年代末，正是文学的春天，好作品层出不穷，当时阅读的许多短篇小说至今仍有印象，比如茹志鹃的《草原上的小路》、金河的《重逢》、萧平的《墓场与鲜花》……

说起阅读文学作品，时间的坐标还可以再往前推一点。小学三年级那年，我阅读了第一部长篇小说，那是一个关于农村赤脚医生的故事。在后来阅读的许多长篇小说中，有两部至今仍有印象，一部是儿童小说《三探红鱼洞》，类似今天的探险和悬疑作品，很有吸引力。另一部没有封面和封底，但通过字迹模糊的书脊能隐约分辨出是《红旗插上大门岛》。说来有点难为情，当时印象最深的，是书中描写爱情的章节。在那个特殊的年代，有关爱情描写的小说，这是我读到的唯一一本。

这本书的写作，正好伴随我走完职业生涯的最后20年。其间，从基层部队到高级机关，从色彩单一的军营到霓虹闪烁的魔都，经历了许多奇妙有趣的事情，也听到了许多复杂离奇的故事。这一切，大大丰富了我的人生经历，也丰富了这本书的内容。

特别让我难忘的是，在军旅生涯的最后时光，我有幸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学习3年，并顺利拿到毕业证书和博士学位。毕业的这一年，正好也是我退出现役的时间。待业期间，有幸认识了台湾的水墨画大师李奇茂老先生。老先生生于1925年，是蜚声海内外的著名画家，那年他已是85岁高龄，但身板

挺拔，幽默风趣，风度翩翩。陪他到杭州、绍兴参加活动时，我借机请他帮我题写书名，他愉快应允，挥笔写下“秋疯”二字，随后又给我题写了出自安徽怀远迎河寺的一副对联：“竖起脊梁立定脚，拓开眼界放平心。”老先生的书法遒劲有力，裱好后一直挂在我的书房里。2019年，得知老先生仙逝的消息，凝视着他题写的书名，我感到非常难过和内疚。

写这本书，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。2023年11月，我从喧嚣的魔都躲到浙江诸暨一个朋友的酒店。酒店由数栋既各自独立又相互联通的中式别墅组成，依山傍水，白墙黛瓦，飞檐翘角，环境优美。朋友安排我住在一间带有花园的套房中，抬头可见青山峻岭。在这里，正好碰上几位从南京、苏州来这里写生的画家，他们每天外出写生，晚上回来后，我们便坐在一起，一边品着当地的杨梅酒，一边高谈阔论。好环境加上好心情，一连数日，每天写作十四五个小时，享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创作愉悦。

就在即将完成全书写作的那个傍晚，迎来了格外绚丽的晚霞，在太阳快要落山的一瞬间，我用手机拍下数张照片，回看中惊喜地发现，最后两张照片中，近处层林尽染，远处山峦起伏，群峰托起的夕阳鲜红欲滴，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拍到如此美丽的落日。也就是在那个晚上，我终于完成了断断续续写了20多年的这本小说。

前两天翻到当年那本“骨髓捐献志愿者证书”。20多年过去了，当年的证书纸张已经泛黄，我也早已超过了可以捐赠骨髓的年龄。在自然人群中，非血缘关系的供患者间成功配型的概率只有20万分之一，很遗憾我没有能够得到20万分之一的幸运。

但幸运的是，“志愿者证书”的“年龄”如今已超过了这本书的“写作年龄”，而自己的梦想也一直没有远去。曾经无数次想象，自己有一天退休了，每天码码字，搞点与名利无关的创作，那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啊！现在终于有了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，清晨去聆听花开的声音，傍晚去欣赏落日的辉煌，也有时间无拘无束地码字，天马行空般敲击键盘。

这些年，我常常想起《墓场与鲜花》开头的几句话：“大动荡、大革命的年代，十几年一晃就过去了。故事里的两个主人公，现在已经是中年了。但在故事开始的时候，他们还是青年学生。”当时十几岁的我，看到“十几年一晃就过去了”，觉得“十几年”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。而今回头看，40多年过去了，却也只是弹指一挥间。

再回到《秋疯》的书名上来。除了我们熟悉的疯狂、疯癫，“疯”其实还有“轻狂”“无约束地玩耍”“农作物生长旺盛但不结果实”等多种解释。从2001年秋天想到这个书名到现在成书，写作思路、内容较之初已有很大变动，甚至面目全非，书名却仍然保留了下来。如果说当初想到它，是基于真实的秋季，表达面临现实困顿时的复杂心绪，和对年少时轻狂岁月、似水年华的追忆和些许艳羡；那么，时隔20多年，现在它成书于人生的秋季，更多传递自己对于“生长旺盛但不结果实”之人生的观察和思考。这本书持续创作20多年而没有放弃，一方面因为对文学的热爱，一方面也见证了自己对生命、人生的珍视和记录。

《秋疯》这本书的主要情节，是5位研究生同学毕业“十几年”后发生的故事。他们经历过“为赋新词强说愁”的青葱岁月，也体验过人到中年“却道天凉好个秋”的彷徨无奈。生活终将给每个人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。

“人生如逆旅，我亦是行人。”尘世之中，人与万物皆为过客，唯有放下心中之结，方能感受到天地之辽阔，方能在若干年后回头一笑，重回故事开始的时候。

■编辑手记

十五年，我与“编辑”的水晶婚

□向 萍

一次跟小孩儿睡前卧谈，问她长大了想做什么工作，回说还没想好，但一定不当编辑。问她原因，小孩儿有点愤愤的：“一天到晚就是看稿子，密密麻麻，勾勾圈圈乱七八糟的。跟作者、印厂之类的打好长的电话，还动不动就周末加班、出差……”我一听就乐了，小人儿这是抱怨妈妈的工作挤占了陪她的时间，却小小满足了一下我作为老母亲的虚荣心，刷到了存在感。

接下来她又说：“这么辛苦，以为会赚很多钱，好像也不能。”问为什么，她说：“动不动就几折几折地算账，一点也不昂贵，像买菜一样……”这下乐不起来了，小屁孩犀利又形象的回答让我秒秒钟汗颜。别想向年幼的孩子隐瞒什么，大人不经意的言行，都会被明察秋毫的他们看在眼里，原来自己在电话里、在自言自语中核算图书成本、促销折扣等细节，都被她捕捉到了。编辑妈妈没有给她带来锦衣玉食的生活，还是有点扎心的事实。

既然是睡前卧谈，当然可以说说“梦”。从没有过当大作家的梦想，却不知何时何故隐约萌生了当文学编辑的念头。兜兜转转，阴差阳错，没有成为人民公仆，没有成为教书先生，最终是自己与“文裁缝”双向奔赴，成就了这场个人与职业的“姻缘”。不知不觉间，今年已是自己做编辑的第15个年头，当算“水晶婚”啦！从报社，到期刊，到图书，所在城市和单位也换了又换，始终当着编辑，没有因为这份工作大富大贵，却依靠这份职业安身立命并略感怡然自得。

最近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古尔纳做客“与辉同行”直播间，与观众读者分享他对阅读的理解和体验。他说，阅读应该以愉悦为基石，意味着不同程度的参与和收获。我突然觉得，这番话也适用于自己所从事的职业。

对自己而言，如果“编辑”意味着一种年少时懵懂的向往和情愫，15年前投身于它，自然是悦纳倾心的，但日复一日置身类似柴米油盐、锅碗瓢勺的琐碎工作中，难免生发出些许倦怠与抱怨。所幸，“初心”总能一次次被因工作而生的小确幸激荡鼓舞。当几经辗转、费劲巴力地联系到目标作家，争取到心仪的作品时；当协助一位写作者实现其梦想，自己的付出得到其真诚的认可与感谢时；当看到陌生读者以各种形式推荐自己编辑的图书，分享他们发肺腑的感悟时；当得知自己的作者甲乙丙，不约而同带着素不相识的作者丁的新书国内外各地“飞”时……欢喜之情油然而生，真想嘚瑟啊！这种感觉微不足道，却又真切动容。“基石”未必庞大，却必须具体可感。

编辑工作的基础和前提是阅读，编辑本身是一位特殊的阅读者。比一般读者有着更持久深入的参与。参与在表层，是与形形色色的作者交流，对风格各异的文字修改、因地制宜地进行图书设计、绞尽脑汁地策划推广营销活动，必要时还要硬着头皮上降客串主持人或嘉宾……参与在深层，是第一时间走进初始的作品，在亦真亦幻的世界里与其中的人物同在，一起领略来自大自然的晴暖雨雪，一起感受来自内心的轻盈与沉重、焦灼与淡然、疼痛与欢欣，一起体验来自命运的馈赠与托举、捶打与无常。有时甚至会与作者“同谋”，乾坤挪移改天换地，调整人物对生命的感知，更改他们人生的轨迹……试想这是怎样一种奇妙和身体力行的

■重 读

传记创作的坚守与开拓——哲夫《辋川烟云——王维传》读后

□王姗姗

式是抓大放小，在合理想象的基础上推演再现。

“李龟年又遭玄宗之命唱了王维的新曲《老将行》。这首诗让安禄山对王维这个人，从此有了一种特殊记忆……”此曲歌罢，赢得满朝文武的喝彩。唐玄宗瞩目安禄山，见其面有惶然之色，便露出一个居高临下的微笑道：‘蛮子，此曲如何？’安禄山答曰：‘皇皇上，蛮儿不通音律，只觉得鼓声咚咚，心头骇怕！’玄宗闻之大笑，群臣亦为之哄笑，只有王维默然不语。”

一个情景，对话数言，盛唐的华彩风流，王维的轩然才华，玄宗的骄傲刚愎，安禄山扮猪吃老虎的狡诈谄媚，尽现眼前。如此，能更加巧妙地让读者代入风雨飘零的大唐王朝，代入传主的人生，使读者对历史的扼腕叹息之感愈加强烈。

作者还打破了时空界限，与王维相呼应。全书30余万字，洋洋洒洒，作者并没有大段分析或评论，而是别出心裁地将自己的心迹写作诗句，与王维隔空酬唱。

“一路上寒雨漫漶，所到处随意顾盼。人乃人耶物乃物，神思间犹忆江山。

是亦是来非亦非，今不今矣古不古。红尘里伤感无数，天地间沧桑如今。

雨润终南酥半壁，鸟鸣空谷静潺潺。凝烟云碧叶飘笛，汇潮苔青石减簪。尘间凄迷清寺北，寺荒杨厉佛堂西。后人欲见维摩诘，还待蓝田唱玉鸡。”

语言上，作者将小说的生动、散文的优美、诗歌的节奏，都融合在书中，读来形神兼具。对于所引用的古诗文作品，也都有精到的释义和分析。“牙爪肥儿覬圣朝”“蟠萝螭斗已成妖”“花残盛世同追忆”“叶共荒唐满地飘”“心事琳琅不一呼”“缤纷情致怎能了”……是章题，是因果，更是对王维、对唐朝历史烟云的诚恳叙述。

极具历史观照的人物塑造

人物塑造是小说的生命，对传记文学而言也同样重要。作家需要对历史文献收集考证，去伪存真，再做梳理理解。普适性、专业性和可靠性，都需要恰如其分的表现和保证。此外，传记一般需要对传主的一生进行剪裁，选取某些关键时刻去展现其生命历程。《王维传》也是如此呈现，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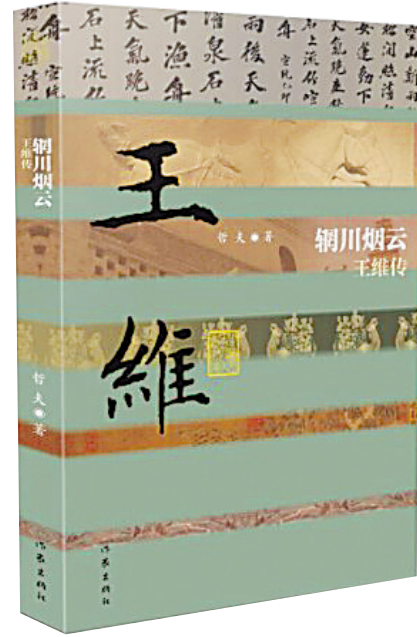
极具特点。

其一，有偏爱的塑造。作为王维身世轨迹的转述者，作者需要用心地和传主、和历史去发生关联。因此，哲夫在看到王维内心的艰难跋涉后说：“王维未必若山一样玉碎石焚，却能如水一样锲而不舍。”

作者一开始就对王维的字号做了详细解读：维摩诘，因洁净没有污染而著称的圣人。作品以王维母亲崔氏对他的影响为主要切入点，来对王维进行人物塑造。王维9岁时，父亲暴病而卒，母亲崔氏“是年方才30多岁，年纪轻轻便守了寡……但为了五男两女，生活还得继续下去……崔氏暗自思忖，长久地跪在地上，嘴里念念有词，她在诵经，也在心里默默祈祷：‘列祖列宗在上，请保佑你们的子孙！请保佑我们母子平安，保佑孩子们奋发上进，登科显贵，光大门楣。’”作为家中长子，王维顷刻间长大，他肩头所负不仅有个个人前途，更有家庭生计、家族延续。此外，佛教对王维的影响也是至深的。崔氏事佛清修，以《维摩诘经》给长子取名维，字摩诘。有道则仕，无道则隐，面对摇摇欲坠的当朝，党争、政斗、奸佞当道，只能明辨且远离是非，“既明且哲，以保其身”。所以在入仕不久，王维“却入禅宗”，开始半隐半仕的生活，平衡家与国、权与责。经历世事和佛法的洗礼，他擢去了俗世纷扰，以对生的清醒和定力，在人生中自愈与和解。

心语故众生净，心净故众生净。作为天才少年，王维没有沉浸在夸奖中，遭贬谪也没有一味消沉。说他是“贰臣”也罢，受弟王缙军功得以善终也罢，他将一切看做即散的烟云，只做内心最坚韧的自己。他不做别人言论的傀儡，自得于辋川山水间。

哲夫还从王维作品切入，加深其对人物的持续塑形。王维在《与魏居士书》中写道：“近有陶潜，不肯把板屈腰见督邮，解印绶弃官去。后贫，《乞食》诗云‘叩门闻犬吠，虚脱始开扉’。尝一见督邮，安食公田数顷。一惭之不忍，而终身惭乎？”其《偶然作》（其四），也有相同的表述：“陶潜任天真，其性颇耽酒。自从弃官来，家贫不能有。九月九日时，菊花空满手。中心窃自思，悦有人送否。白衣携壶觞，果来遗老叟。且喜



2019年12月，《辋川烟云——王维传》，哲夫著，作家出版社，

过赵李家。谁怜越女颜如玉，贫贱江头自浣纱”（《洛阳女儿行》）的怀才不遇的愤懑，也曾言“已恨客皆远，谁怜友复稀。君王未西顾，游宦尽东归”（《送崔兴宗》），直白显露对当朝统治者的不满与无奈。入仕供职数月后，王维因属下伶人舞黄狮子而遭贬，“此去欲何言，穷边徼微禄”（《宿郑州》），宦海沉浮的失意苦闷和人生的孤独跃然诗间。至此，王维已经不执着于仕宦了，他学佛侍母，半隐于辋川别业，只望“息阴无恶木，饮水必清源”（《济上四贤咏·郑霍二山人》）。然而天有不测，天宝十五年，安禄山反叛，王维被俘。非不能逃，官衣加身。他吃药嗜哑，受拘于洛阳菩提寺并授予伪职，后世以之为诟。这与他早年《李陵咏》所言不谋而合：“既失大军援，遂罢穹庐耻。少小蒙汉恩，何堪坐思此。深衷欲有报，投躯未能死。引领望子卿，非君谁相理。”

有相似经历的还有崔希逸，他是玄宗时期执掌一方兵权的名臣，尤其在对付吐蕃的战争中立下战功赫赫，后因朝廷失信，导致其“自念失信于吐蕃，内怀愧恨，未几而卒”。唐史中虽未录其只言，但《太平广记》中，崔希逸成了地府判官，这恰恰反映出后人对真实历史中崔希逸的认识和尊敬。相同地，王维诗文真实经历的诟谯越千年，被封为妙品，若因为政治际遇而抹灭王维的文学价值，有失偏颇。

哲夫赞同王维“不与命争”的观念，赞赏其“身不由己，但修行由己”的现世修行，一如王维为崔希逸所写《赞佛文》的旨归：“普同法界，尽及有情，共此胜因，俱登圣果。”

历史是现实的镜子

生活本身很丰富也很复杂，何况是沧海桑田的千年历史呢？一句闲来自在的话语，却能留给后世一个难解之谜，任人言说。历史是非，真假难隐，我们无从证实，但知王维在宦海青云之际，回归辋川田园山水间，远离政斗党争。他的人生轨迹和选择，为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文学遗产。

细思量，在哲夫这部《王维传》中，我们看到的王维，是内心清朗自信又深具责任感的人，这也体现了哲夫开阔的视野。他在宏观层面对历史进行探索，给人物以客观准确的评价。他对叙述结构模式的新创造，对传记人物塑造的新探索，既避免了行文空疏，读来酣畅淋漓，同时也步步为营，引人思考人生的意义和归宿。

古今渐次，已过千年。看钟南山，峰峦叠层烟云，辋川凝神迹无存。看王维，留白但求观自在，顺然守志若乘空。看哲夫，隐田涂未独精妙，沉耽舞黠吕英雄。

（作者系山西文学院综合部干部）